

柳残阳作品选粹

隐侠断魂箫

上

珠海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选粹

隐侠断魂

泰山文艺出版社

7247.58/469

珠海出版社

上



0390958

(粵)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侠断魂箫/柳残阳

(柳残阳作品选粹)

ISBN7-80607-207-7/1·142 ¥32.80

I. 隐...

II. 柳...

III. 小说 武侠 当代

IV. I247.58

隐侠断魂箫

◎柳残阳 著

终审:成平

策划:罗立群

责任编辑:罗立群

装帧设计:马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地址: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

印刷:蚌埠坦克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32.5 字数:486千字

版次: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32.80元(全一册)

内 容 提 要

黄山以其雄奇而傲视天下群峰；而黄山门派在武林中更以其雄浑洒脱而称道江湖。他们一脉相承，谓黄山老人一举弥浩劫，断肠萧领袖群伦，剑萧书生侠行范天下。

这一脉相传的黄山门派，到了断肠萧文公达这里，可又演绎出一幕荡气回肠的故事。

文公达师从黄大侠黄奕奇习武，他天资聪颖，为人正直。正在艺业大进之时，结识了一位绝色女子，从此沉缅于儿女私情，不思进取。受了一番挫折之后，文公达悟出：儿女情思如影如幻，英雄留名，当赖不朽之业绩。浪子回头，文公达重新振拔，遂投身江湖寻求他赖以成名的三件异宝：解语剑、寻宝图和大还丹。他从云鹤庄巨泉胡大海处取回寻宝图，但却因延误了与其子文来玉会面之期，造成了他们父子之间的种种不幸……

目 录

第 一 章	长安乌鸦满天·····	(1)
第 二 章	香飘红袖不胜情·····	(14)
第 三 章	金谷多宝谷何在·····	(27)
第 四 章	快马下关东·····	(41)
第 五 章	榴花五月红·····	(68)
第 六 章	误闯美人窝·····	(96)
第 七 章	玄语妙对结奇人·····	(114)
第 八 章	望门兴叹鬼抓魂·····	(137)
第 九 章	神女刺客雪母恨·····	(156)
第 十 章	知人知面不知心·····	(184)
第 十 一 章	人财乌食两相亡·····	(197)
第 十 二 章	来时有路去无门·····	(229)
第 十 三 章	张冠李戴误中误·····	(262)
第 十 四 章	屋漏偏遭连夜雨·····	(286)
第 十 五 章	蛇神巧计困牛鬼·····	(321)
第 十 六 章	斗尺难量真君子·····	(341)
第 十 七 章	步步危机处处过·····	(345)
第 十 八 章	风雨飘摇天涯路·····	(379)
第 十 九 章	劫后余生东山起·····	(418)
第 二 十 章	冤家路窄遇煞星·····	(434)
第 二 十 一 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466)

第二十二章	碧箫吹风月当楼.....	(499)
第二十三章	忠言逆耳利于行.....	(514)
第二十四章	善恶到头终有报.....	(538)
第二十五章	蓬门今始为君开.....	(561)
第二十六章	怒狮一吼九州寒.....	(576)
第二十七章	碧海青天夜夜心.....	(591)
第二十八章	丧钟惊醒巫山梦.....	(608)
第二十九章	旁敲侧击寻知音.....	(634)
第三十章	柔肠侠骨英雄泪.....	(663)
第三十一章	继往开来解语剑.....	(698)

第十七章 步步危机处处过

销魂娘子咯咯笑道：“小弟怎么忽然风趣起来了？如何？有没有逃走的机会？”

文束玉冷冷地道：“机会随时有，不过是时间问题，只要我这身武功一旦恢复，我就不信哪道关卡能够拦得住我！”

销魂娘子笑道：“这不等于废话？”

文束玉哼一声道：“知道是废话就不该多此一问！”

销魂娘子低声笑道：“这样看来，今天又没有希望了，好的，小冤家，奴耐着性子等你这冤家回心转意也就是了。”

× × ×

第二天，天一放亮，那名叫娟娟的丑婢走过来，说是于老夫子有事要请文束玉过去一趟。

文束玉进入昨日那间竹屋时，屋中仅有子夫子一个人，文束玉问道：“还有一位呢！”

子夫子道：“监工去了，他是新宫工程总指挥，要管六百多个工人，难得有空待在屋子里。”

文束玉道：“他也是这儿的护法？”

子夫子道：“大概是的吧。不过此人在帮中据说职位并不高，

他能获得监工位置，全由于那名什么玄玄手的推荐，玄玄手说他有综理事务之才，而依老朽看来，这不过是二人私交好，以及二人有着同样的……”

于夫子咳了一声没有再说下去，而文束玉也猛然想起这位工程总监面白无血，皮眼浮肿，与玄玄手的确是同为标准之色徒典型。

这时，那名丑婢因事走出竹屋，文束玉乃又问道：“夫子何事相召？”

于夫子抹了一把胡子，笑笑道：“昨夜老弟走了以后，老朽为新宫习龙楼想到一则上联，却找不出适当的下联来，因此想请老弟过来参研一番，不知老弟能不能为老朽完成该联的另一半。”

文束玉忙答道：“不敢当，不过晚生颇想先欣赏一下夫子的上联佳句。”

于夫子道：“上联是：‘百尺迎仙开风月’。”

文束玉脱口道：“如配以‘八面望风断水云’夫子以为如何？”

于夫子怔了怔方才叫道：“好极了！”

于夫子叫出一声好极，忽然皱了皱眉头，一手抚胸，一面伸手去怀中摸出一支细颈药瓶，神色间似乎甚为痛苦，文束玉大惊道：“夫子怎么了？”

于夫子苦笑着摇摇头没有说话，他匆匆自瓶中倒出两颗褐色药丸，拿案头茶水服下，又停下片刻，这才嘘出一口大气道：“没事了。”

文束玉迟疑地道：“夫子难道……”

于夫子叹了口气道：“这就叫‘久病成良医’。老朽在年轻时，由于攻读过度，忽然导致一种逆气重症，每次病发，均有晕厥之虞，尔后，病情愈来愈恶化，终致群医束手，多谓无药可救，老朽

在绝望之余，只有自将医书药经取来钻研，不意天无绝人之路，竟被老朽于古籍中发现一味古方可治此症，从此以后，老朽便对医药一道发生莫大兴趣。

老朽刚才服用者，名叫‘纯阳调气丹’，老朽便赖这种调气丹由不治之症活到今天八十有六！”

文束玉心中一动，接着道：“那么，夫子何不索性悬壶济世？”

于夫子摇摇头道：“不然……”

文束玉急忙道：“为什么？”

于夫子苦笑了一下道：“老朽为自救则攻医道，由于动机不同，常年探究者多为一般人公认之疑难绝症，对普通病症反而毫无所得，一旦悬壶，岂不误尽苍生？”

文束玉缓缓回头向外边看了一眼，他见附近再无他人，乃又转过脸来，以一种漫不经意的语气向于夫子说道：“可惜晚生认识夫子太迟……”

于夫子呆了一下道：“此话怎讲？”

文束玉叹了口气道：“晚生有位师兄，原有一身好的武功，后来忽遭仇家暗算，据说对方仅在他四肢部位分别扎了一针，我那师兄一身上好武功便即失去，要是当时能遇上夫子，相信夫子也许能够……”

于夫子眼皮眨了眨，忽然问道：“这是多久的事？”

文束玉故意计算了一下道：“将近半年了。”

于夫子又道：“你那位师兄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文束玉又叹了口气道：“他因为愧对师门，现在已不知流落何处，夫子……您问这个，是不是说，假如找到了人，你真的能为他恢复功力。”

于夫子点点头，不胜惋惜地道：“可惜错过了机会。”

文束玉心头狂跳不止，忙问道：“要是当时遇上夫子，夫子准备怎样为他治疗？”

于夫子皱了皱眉头道：“这门功夫属于知难行易，摸不着窍门的，自然束手无策，同样的，假如洞悉个中奥妙，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文束玉露出好奇之色，眯眼道：“夫子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于夫子举起手中那支细颈药瓶道：“在原理上，受针之人的遭遇可与老朽这种逆气症完全一样，脉脉岔道，真气反行。不过，两者的分别是，一属积郁成症，一属临时之人力拘迫，前者无法治，而后者则甚易其还原。

假如你那位师兄在此，他只要服下三颗老朽这种纯阳调气丹，然后在热水里泡上半个时辰，也就仅够了。”

文束玉伸手道：“那么，就请夫子将这种调气丹赐三颗如何？”

于夫子甚为诧异道：“你要此药何用？”

文束玉解释道：“我们一些师兄妹，正在分头寻访我们那位大师兄的下落，如果有了这种纯阳调气丹，一旦找到他，岂非马上就可以为他疗复？”

于夫了点点头道：“这倒是的……”

说着，拨开瓶塞，将三颗褐色纯阳调气丹倒在文束玉掌心上。

文束玉连忙称谢收起，心头止不住再度狂跳起来，就在这时候，那名丑婢突然推门而入。

丑婢进屋后，朝文束玉毫无表情地一甩头道：“解上护法请您过去一下。”

文束玉复功心切，自收下三颗纯阳调气丹之后，实已巴不得

早早离开，这时一听丑婢之言，立即起身向于夫子告辞道：“夫子再见。”

于夫子颌首道：“再见——有空不妨常来走动。”

文束玉心中顿生一片依依难舍之感。

他还有机会再来走动么？这一再见，恐怕是永远难再相见的了。

俗语有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真是一点不错。

这么平凡的一名于夫子，不意最后却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昨日他若有稍存轻视对方之心，试问，他会有今天这种收获吗？

文束玉心中充满了感激，但又不便表示出来，当下只有黯然默默退出。

文束玉走出小竹屋，回头发现那名丑婢仍然不声不响的跟在身后，不禁甚感意外道：“姑娘难道也要过去那边么？”

丑婢缓缓跨上一步，冷然道：“是的——尊驾这才和于夫子的交谈经过，婢子业已全部听清，同时婢子早于昨晚便在销魂娘子二名伺婢那里弄清文少侠之真正身份，现在就看你文少侠如何打发我余娟娟了！”

文束玉又骇又急：“你！”

丑婢嘿了一声道：“请少侠少发威，至少在目前还不是你文束玉少侠发威的时候！如果您想嚷嚷出来，我余娟娟并不在乎。”

文束玉软了下来。

是的，这名丑婢多少会点武功，而他自己，目前手无缚鸡之力，用武，是万万行不通的。同时，他已看出这名丑婢此刻之目的无非是意在勒索，他有什么可资对方勒索的呢？

对方的企图，他应该先弄清楚。

于是，文束玉忍住气道：“你——你待怎样？”

丑婢嘿嘿一笑道：“这就对了，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好好的谈一谈。现在，我不妨先将彼此间之利害关系交待一下。

首先，你文少侠之去留，对我余娟娟毫无得失可言，所以，只要你文少侠愿意，我余娟娟将绝不破坏你文束玉少侠的好事，其次，你文束玉少侠明白，不但在您功力未复之前，您不可能逃离此间，就算您一身武功能够顺利恢复，如果我余娟娟不同意，事先敲响警钟，您文少侠能够脱身的机会仍然涉茫之至！”

文束玉瞪眼道：“别兜大圈子了，你到底希望怎么样，请你干脆脆的说出来好不好？”

丑婢头一点道：“好，据说我们那位神机上护法藏有一种‘养心丸’，服之可获青春常驻，希望你能在复功之前为我余娟娟弄几颗出来。”

文束玉有点着急道：“你知道的，我跟她之间并……”

丑婢沉脸不悦道：“那是你的事，假如你文少侠自忖无能为力，你文少侠仅可加以拒绝，怎么样？你说吧！一句话便可以了。”

文束玉见对方身躯半转大有准备随时离去之意，不禁着慌道：“能不能容在下慢慢设法？”

丑婢闻言，立即转正身躯，面有喜色道：“那当然……你只要在进入浴桶之前，将这弄来交到我的手上也就可以了。”

文束玉问道：“弄来之后，咱们之间如何传递？”

丑婢微笑道：“现在，我跟着你过去，找个借口就停留在你们落脚的那间木屋附近，少侠如能依约行事便罢，否则，嘿嘿，说句少侠不要见怪的话，你的热水浴，势必永远无法完成，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尊重。”

文束玉没想到这名丑婢如此厉害，当下叹了口气道：“好，就

这么说罢!”

销魂娘子和文束玉居住的这座木屋一共有三间，一明两暗，两边两房间，中间是客厅。

文束玉回到木屋时，销魂娘子正在一名使女伺候下，坐在梳妆台前梳理那一头如云青丝；丑婢余娟娟则留在外面工地人故意跟二名木工有一搭没一搭的扯着闲话。

销魂娘子看见文束玉回来，娇靥微侧，睨视而笑道：“肚子饿了没有？”文束玉摇摇头，表示虽然平静，心中却是烦恼之至。

很显然的，他如不能将销魂娘子的秘药养心丸弄几颗出来悄悄交给外面的那名丑婢余娟娟，他就无法按照于姓夫子的提示恢复一身功力；可是，他如何才能将销魂娘子那种什么可保青春永驻的养心丸弄到手呢？

他既不愿出之偷盗手段，又无法明着讨取，甚至销魂娘子究竟有没有这种养心丸，以及它们平常都被主人收藏在什么地方，他均一无所知，而他恢复功力又是刻不容缓的事，这岂不难死人而又急死人？

销魂娘子朝镜中的自己望了一眼，接着，又转过脸来笑道：“这儿的陈司事早上猎得一对山雉，被奴要了来，已经烧好，今天，苦雨初停，气候还不错，咱们弄点酒喝喝怎么样？”

文束玉点点头道：“也好……”

文束玉此刻答应得如此爽快，是有原因的。

第一，他即将服用的纯阳调气丹，其所以需要配合热水浸泡，无非是帮助气血运行，而酒，正具此项功能，如果喝点酒下去，等会儿或许用不着半个时辰之久的热水浸泡亦未可知。

第二，他现在要动销魂娘子那种什么秘药养心丸的脑筋，就不能过分拒人于千里之外。

所以，他连想也不想，便爽爽快快地答应下来。

销魂娘子提议喝点酒，自然是别有用心，这时她见文束玉态度忽改，不禁喜出望外，连忙吩咐那名使女道：“铃丫头，梳子交给我，让我自己来，你去向陈司事要酒，要最好的，就像我上次奉谕来此所喝的那一种。”

那名使女应答着，欣然出屋而去。

文束玉在厅屋中来回踱步，眼光偶扫外面工地，心念一动，突然有所决定。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定定心神，然后举步向销魂娘子房中走去。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前此，他对销魂娘子一直是避之唯恐不及，当然，更不会自动走去对方居卧之处。

而现在，他答应与对方共饮不算，居然还肯移玉驾临对方之闺房，这一点，自使销魂娘子大感意外而又兴奋莫名了。

销魂娘子高兴得连头发也顾不得结扎，忙不迭起身让座道：“来，你坐这张椅子。”

文束玉微微摇头道：“不，你忙吧，我已经坐了半天了。”

文束玉此举是有目的的。

所以，他入房后，口中说着话，眼光却有意无意地望去窗外。

这时，他目光一直，故意噢了一声，并于唇角露出一抹含蓄的笑意，好像忽然想起什么趣事，却又矜持着不肯笑出声音来一样。

销魂娘子果然好奇地问道：“少侠何事好笑？”

文束玉走去窗下站定，转身头一点，微笑道：“你且过来。”

销魂娘子拢着一把秀发走过去，口中问着什么事，借踞足巴望窗外之势，乘机将娇躯紧紧偎去文束玉怀抱中。

文束玉在销魂后，目光一抬，指着外面工地跟木工们开闲谈的丑婢余娟娟轻问道：“此女何人？”

销魂娘子感然道：“你怎么竟会对这么难看的一个丫头——”

文束玉好笑又好气道：“你想到哪儿去了？”

销魂娘子娇笑靛微讪，故意不依道：“你这人坏死了，你说我想到哪儿去了？”

说着，以鼻音嗯哼着表示不依，一面扭摆腰肢又将全身塞来文束玉怀抱中，文束玉轻轻推了下道：“别闹了，我是说正经的。”

销魂娘子佯嗔道：“正经的，你说呀，谁不正经来着？哼，正经，男人打听女人的一切还会有正经事！”

文束玉欲擒故纵，笑道：“那么就不谈如何？”

销魂娘子哪肯放他，忙道：“不行，现在想不谈也不行了！”

文束玉笑道：“那么，你就回答问题呀！此女何人？”

销魂娘子眨着眼皮道：“姓余，名娟娟，是帮中一名使女，这样够不够？”

文束玉接着道：“武功如何？”

销魂娘子想了一下道：“还可以，在使女群中，这丫头一身武功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了。”

文束玉又道：“她的身份真的是一名使女？”

销魂娘子诧异道：“你问这作甚？”

文束玉道：“请回答问题！现在是我问你，还没有到你问我的时候！”

销魂娘子撇撇嘴唇，扮了个鬼脸，跟着沉吟着道：“她在名份上，的确是个使女，不过，这丫头与一般使女有些不一样。

这丫头原是执法堂余堂主的义女，且曾一度伺候过副帮主，

加以这丫头武功好，人又精明干练，故她名份上虽然是使女，却一直被奉派着司事们的工作，你不见她在奴家面前都是那股大刺刺的劲儿？

就拿她这次派在这儿来说，她便是那名熊姓下护法的助手，换句话说便是这儿工地的副总指挥。”

文束玉点点头道：“那就怪不得了！”

销魂娘子讶然道：“什么‘怪得’‘怪不得’？”

文束玉忽然问道：“您是不是经常服用一种什么‘养心丸’？”

销魂娘子大奇道：“你怎么知道？”

文束玉向窗外一指道：“就从那一位那里听来的。”

销魂娘子仍然不解道：“这丫头无缘无故怎会在你这么个陌生生面前谈起这些来？”

文束玉道：“不，我是偶然听来的，早上，我过去跟那位于夫子闲聊，余姓丫头和那位熊护法提起你，只听余姓丫头忿忿在说道：‘哼，有什么了不起，她的美左右不过是几颗养心丸的功劳而已！’，噢，对了，我忘了请教，你那种什么养心丸真有如此效验？”

销魂娘子笑不可仰地道：“真是可笑得很。”

文束玉吃了一惊道：“何事可笑？”

销魂娘子笑着道：“一个人天生的，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养心丸又不是仙丹，难道它还能改变一个人的塌鼻子、阔嘴巴和黄眉斜眼不成？女人服用补药或化妆，充其量不过是保持肌肤之白嫩面已。那丫头这种飞醋真是吃得毫无道理。”

文束玉忙问道：“那么你究竟有没有如她所说的那种养心丸？”

销魂娘子点头道：“有是有……”

文束玉宽心大故，信口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既带有

这种女人的恩物，平常的藏收处所最好谨慎些，说不定还不只这余丫头一人怀有覬觎之心。”

销魂娘子甚为感激的望了他一眼，接着轻哼道：“这个你放心，这丫头身份虽然特殊，但要知道，我解语花，不大不小，到底还是帮中一名神机上护法，谅她们丫头大概还没有这份胆量，敢想到我销魂娘子身上动什么歪脑筋。”

正说着，外面那名叫小铃的使女大声道：“酒菜都好啦！”

销魂娘子伸手轻轻一拉，媚声道：“我们出去吧。”

酒过数巡，文束玉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向销魂娘子笑道：“你那种什么宝贝养心丸能不能拿出来给文某人开开眼界，见识见识。”

销魂娘子春风满面的飞了他一眼道：“真像一个大孩子一样。”

话虽这样说着，一面却转过脸去吩咐那名使女道：“小铃，你去将那只百宝箱取来。”

那叫小铃的使女入房不久，双手捧来一只墨漆镂花小方盒，销魂娘子接下，开盒取出一支透明的水晶瓶递过来笑道：“在这里，你不妨见识个饱。”

文束玉将那支小水晶瓶拿在手中把玩了一阵，然后从容拔开瓶塞，倒出三颗色泽淡黄，约有黄豆大小，丸身散发着一阵阵扑鼻异香的养心丸放进自己口袋里，销魂娘子看得发呆道：“你这……这是干什么？”

文束玉交还那只水晶瓶，含笑道：“爱美是人类天性，男性亦不例外。”

销魂娘子又是一怔，跟着伸出纤手，不住摆动，好气又好笑地连声催促道：“别胡闹了，快，快，拿来，拿来。”